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蒙使略通夜郎焚中
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

車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
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檄

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即位存撫天

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

張儀曰儀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

享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

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

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

也南夷之君西轅之長

言君者大之也轅蒲北切文穎曰犍爲縣

常效貢職不敢愆怠

論語撰考識曰穿

延頸舉踵喁喁然

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

命議曰莫不喁

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

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

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鄭玄禮

致之言

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

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爲善者

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

中郎將即唐蒙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

者不然

張揖曰不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張揖

曰發重之衆也與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

張揖曰晝舉烽燧燔燧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

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

爵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

位爲通侯處列東第

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

東第在天子下方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

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胘血膏潤草胘古才切

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

誅者亡不肯受誅也

身死無名謚爲至愚

無名言無善名也證猶號也恥及父母爲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爲天下笑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判

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使

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

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

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表紹檄豫州一首

魏氏春秋曰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

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

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事有非常之事然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後有非常之功

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史記秦

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間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親張華曰望夷官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祖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

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

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

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

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

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於是絳侯朱虛與

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

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爲孝文皇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

司

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

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爲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爲中常侍左氏

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

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飽鴉食人郭璞云爲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

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飽音咆父高乞句攜養因賊假位魏

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輿金輦壁輸貨權

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

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三公象也文

下之老子曰天操贅閭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

銳切眇鏖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

音尤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續

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

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

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

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書

勅聊切傷夷折劓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宇補輯表

行東郡領兖州刺史

謝承後漢書曰表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劉公山爲兖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兖州刺史

被以虎文獎臧威柄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

臧威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冀獲秦師一尅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郃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曰

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笺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

賈逵國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剥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勢久矣何乃急急於元

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

咎

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親讓族其家民增讓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

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

曰同聲相應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陶謙爲

魏志曰

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

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爲奉山園

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

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

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金鼓響

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

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

德於充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時冀州方

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

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方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

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

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

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

亂夷三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旣造白鹿皮幣令下

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

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

情任忒不顧憲綱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表衛借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

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

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梟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

漢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騰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爲茅毛詩

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

操又特置發亡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

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

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卿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

其虐莫不叶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令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

非是莫滅羊舌氏乎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劉侯范曄後

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

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

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

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教倉阻

河爲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救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塘狼

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狼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戰百萬胡騎千羣奮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

左執太行之獲而右執太行之獲而

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文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潞潞

魏志曰表紹出長子譚爲青州外甥高輪爲并州淮南子曰何

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

魏志曰劉表爲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

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

雷霆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詩曰幸託不肖且當猛虎步

若舉炎火以燔

飛蓬覆滄海以沃燐炭有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寤兮若繼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畧曰

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焚火其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毛詩序曰其餘兗豫男女怨曠

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

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

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夷人爲讎敵

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

以啓降路

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用

必土崩瓦解解不俟血刃

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

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

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

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

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

此乃忠臣肝

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

子失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

衆旅叛

漢書以旅爲助

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

四州並進

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

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

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並臣杜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

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

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

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

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

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困而能

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

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

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

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

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

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

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譬猶穀卵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

食曰雛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

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

京西

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刀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

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苗民逆

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爲遼東部都尉朝鮮

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下橫浦

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爲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敖餘善以其衆降昔夫差承闔

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

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

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

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

不勝城門不守遂

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

漢書曰吳王濞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

自以兵強

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

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齊南王卬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步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

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脅

漢書曰吳王敗

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鉞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亡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

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

虎踞強如二表勇如呂布

二表表紹表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爲飛將

跨州連郡

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

數

淮南子曰鸛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

有子遺

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

亂遂與揚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

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

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爲

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

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

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尸千萬流血漂

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賊宋

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

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

罕斬建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

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皆我王誅所當

先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

侯皆曰帝紂可伐武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

王曰未可乃還師

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終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

破遂軍得其柁麾魏志曰韓遂已見上文軍入散關則群臣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西

河池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

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征張魯至遺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征張魯至

十萬之師士崩魚爛張魯遁走入巴中懷恩

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逃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

魚爛從內發左氏傳巴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

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

漢音護實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

威明杜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

翻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考異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

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

列侯子皆為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